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72

# 马丁·路德的时运

[法] 吕西安·费弗尔 著 王永环 肖华锋 译

MARTIN LUTHER,  
A DESTINY



上海三联书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72

# 马丁·路德的时运

[法] 吕西安·费弗尔 著 王永环 肖华锋 译

MARTIN LUTHER,  
A DESTINY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丁·路德的时运/(法)费弗尔著;王永环,肖华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1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4953-9

I. ①马… II. ①费… ②王… ③肖… III. ①马丁·路德(1483~1546)—传记 IV. ①B979.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3662 号



责任编辑 / 殷亚平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1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953-9/K · 293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 总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

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有位朋友曾对他说过，  
他是基督教的解放者。  
“是的，”他回应道，  
“我是，一直是，不过，  
是以一匹盲马的方式，  
不知要被引向何处。”

Mathesius, vii.

谨献予兄弟般的 Jules Bloch

## 前　　言

本书并非路德的传记，亦非对路德所作的评价。本书的写作意在描绘出路德的时运曲线。这条曲线虽不免简单，却甚为悲惨。为了准确确定该曲线通过的几个真正重要的点；为了体现路德在特定条件、压力下，是如何不得不减缓其早前人生道路上的势头，并进而与早前的人生道路分道扬镳的，本书就这位独具活力的人物展示了一个基本的历史问题，即个人与大众的关系，个人的首创作用与公众需要间的关系问题。

要在篇幅如此短的一本书中达此目的，从一开头就须作出极大的努力。在这点上尚祈读者诸君的宽容。当然，由于可以有多种取舍，似乎也不奇怪，作者在其研究中偏好于路德的鼎盛时期，选择了 1517 至 1525 年间的路德；其间，路德以极大的力量在世界舞台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作用就是上帝的先知。即便这一选择意味着对青年时期路德的研究有所忽视，对 1525 至 1546 年间的路德也显得消沉、疲惫、幻灭于自我遏制。

人们尚须记住一点，那就是作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期待的只有一点：帮助人们理解路德。他能尽其所能促进这种理解吗？倘若读者有所理解，作者必会满意——这无疑更为准确地表达了其目的——倘若路德的思想在这本通俗作品中得到准确的阐释与分析，则有望避免这种过于简单的描述破坏路德丰富的人生与成就。这一人生与成就不仅旋律优美，且具有多声部而又和谐统一的时代特征，人们念兹在兹。

塞夫尔 · L. 班纳特欧 (Sevres, Le Bannetou)

1927 年 8 月

# 目 录

---

## 1 前 言

- 1 第一章 从传统到德尼福神父笔下的路德  
19 第二章 最后问题, 启示前的路德  
32 第三章 启示录: 捐款赦罪论争前夕的路德  
48 第四章 捐款赦罪问题  
64 第五章 路德与 1517 年的德国  
81 第六章 爱拉斯谟、胡腾与罗马  
104 第七章 1520 年的理想主义者  
129 第八章 在瓦德堡的日子  
151 第九章 1521—1525 年的危机  
173 第十章 1525 年后: 理想主义与路德宗  
197 第十一章 总 论
- 206 注 释  
219 参考文献说明

# 第一章 从传统到德尼福 神父笔下的路德

3

1505年7月17日一大早，一个世俗小伙子跨进了奥古斯丁(Augustinian)修道院。小伙子年方二十二岁，名叫马丁·路德。他不听朋友的多方劝告，执意身入空门以逃避尘世的危险与邪恶；而朋友本来觉得他能够从事某个世俗职业，接下来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踏进大学，收入丰厚，出人头地。这些早成了陈词滥调，说来说去都是这位未来的僧侣、他的亲密家人、一些寒酸朋友的故事，然而其中却蕴藏着路德宗教改革的萌芽。

确实，路德日后终有一天脱下了他身上的衣服，换上教授的皮毛长袍；但他眼下认定要找的，是奥古斯丁修道士们身着的粗毛织就的衣服。毫无疑问，倘若他没有穿上这身为讲究实惠的自由民所鄙视的衣服，倘若他没有亲身感受修道士们清苦的生活，也就不能成就为马丁·路德了。绝妙的是，可以设想一下，爱拉斯谟(Erasmus)不是碰巧或是愿意在施泰恩(Steyn)体验修道士的生涯，抑或换个角度设想一下加尔文(Calvin)是由家人安置在修道院，那么这样的爱拉斯谟与加尔文会和我们已知的他们有极大的不同吗？同样对路德来说，倘若他留在大千世界，在大学追求世俗研究，获取法律学位，他可能就不是历史上的路德了。

路德的修道院生活绝非心血来潮，他一直想做个修道士，成就苦求多年的夙愿——这一事实使他具有难以磨灭的特性，并照亮其此后的僧侣生涯。所有这些有助于解释对这一事件因日积月累而

4

越来越多的评论，甚至那些相互矛盾的说法。这一事件就是在 1505 年 7 月 17 日一大早，一个二十二岁，年龄偏大的学生跨进了德国的一座修道院。

### I

但是，人们对路德跨进修道院的特殊兴趣是现在才萌发的。因为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间，形形色色的历史学家，不论是持天主教或耶稣教历史观，抑或是在天主教与耶稣教史观间的中立者，似乎都无一例外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其教义上。这位功德圆满的僧侣在 1517 年 10 月 31 日取得其学说成就后，立即步入光芒四射的圣殿，使得国人要么认同，要么反对他的教义。路德有幅 5 最为知名的肖像，大约完成于 1532 年，时年五十岁。画中的路德是位学富五车的博学之士。这位分立教派领袖与奠基人，既是自己的信徒，也是其宗教死敌津津乐道的人物。他在维腾贝格 (Wittenberg) 布道时，提出自己的教义，声言这些教义是早年上帝对他的启示，并说明上帝是如何传递给他的——没人对此提出疑问。

然而，必须承认，此后并没有什么大的变故。他日复一日地沉醉于宣扬自己的教义，对自己的良知与内心生活只留有点滴的历史记录。这些记录都是不经意地一瞥，似乎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返头回顾。这种对往事少有的回顾 (1545 年 3 月某天做过一次) 就曾写进了某大作中某卷第一版的前言<sup>1</sup>。梅兰希顿 (Melanchthon) 在 1546 年对之作了些增删。是年，路德驾鹤西归<sup>2</sup>。那些最喜欢吹毛求疵的学者往往也会满足于 Amsdorf、Cochylaüs 甚或 Mylius 等人，对这类带有某些说明的记录所作的评价。因为，他们在评论的过程中，加进一些引自《餐桌漫谈》<sup>①</sup> (*Table Talk*) 的资料，而《餐桌漫谈》里的东西虽难作定论，但却

<sup>①</sup> 有译为《桌边漫谈》者，本书作是译。——中译者注

极为详尽。

人们会记住凯瑟琳·冯·布拉(Catherine von Bora)往往只顾利益<sup>3</sup>,让节俭成性的家庭主妇也会惊愕不已。“不过,尊敬的博士,你可不能免费教授他们!他们会没完没了地记下去!特别是劳特巴赫(Lauterbach)!如此会算计,简直欲壑难填!”,在维腾贝格,一大群富有的年轻人虔诚地围着主人,坐在一张大桌旁,为后世子孙热切地记下他所说的话,记下这位想象丰富、情感超然的人漫不经心所说出的话。这个人没有心计,动辄幻想年代久远的过去,用当今的目光去审视那逝去的历史。这些话语经虔诚的编辑者按自己的风格修改、校正与润色,成为正式且往往多次再版的《餐桌漫谈》。它们不经任何校对——甚至不与原作的说明校对。如此,现场参与的人越多,可用的版本也就越多——都拿来应用,使之成为路德年轻时的半传奇故事,甚至作为犹太教《圣经》的第三部分。这一故事为我们这一代所有人熟知。我们的教科书只是对柯斯特林(Köstlin)、科尔德(Kolde)以及由菲利克斯·库恩(Félix Kuhn)以法语所著的大量专著进行的概括,且这种概括或多或少不够准确。

※ ※ ※

必须承认,本书只具形式,并无戏剧性结尾。

第一幕:主人公的童年极为痛苦,郁郁寡欢,长相不美,缺乏关爱。路德于圣马丁节前夕——1483年10月10日,出生在图林根(Thuringia)一个名叫艾斯勒本(Eisleben)的小镇。六十三年后,他回到那里终老。他的双亲极穷,父亲是煤矿工人,对儿子颇为严厉,对他人也极为粗俗;母亲每天没完没了地做家务,难荷重负,除了会以偏执与可怕的迷信心理,滥用于这个有些敏感的小孩身上之外,一无所长。在曼斯菲尔德(Mansfield)那个小山村的矿工与机械工中间,就是这样两个不幸的人养大了小马丁。

在几位先生笨拙而又极难通融的管教下,这孩子学会了读书、写字,也学了点拉丁文和做祷告。在家里与学校受到的吆喝与怒

骂，对一个神经质的敏感小孩不啻加倍的折磨。14岁 时，他动身到马格德堡(Magdeburg)。马格德堡是个大城市，路德到那里去是要在兄弟会(Common Lot)的弟兄姐妹中找寻到更高层次的教育。但是，他在这个陌生城市未能找到可以就读的学校，只好挨户乞讨。羞于这种求爷爷告奶奶的生涯，他在马格德堡只呆了一年，就暂时回到了父亲的家。尔后，他去了艾森纳赫(Eisenach)，投靠亲戚。但他为亲戚所不容，日子过得甚为艰难。不过最终他遇到了几个好人，特别有位叫奥苏拉·柯达(Orsula Cotta)的女士。有她在身边，路德如沐春风。四年很快地过去了，这是他不堪回首的青年时代中，头一个差强人意的四年。1501年遵从于其父，路德开始在爱尔福特(Erfurt)日益兴旺的发展大学学习。

在那里，路德以旺盛的精力学习艺术，1502年获学士学位，1505年获硕士学位。但从青少年时起，与他纠缠不清的厄运并未放过他。他接二连三得了几次重病，又遭遇一次重大变故，接着陷入杀人无数的可怕大瘟疫；甚至在爱尔福特(Erfurt)与斯道特亨(Stoffernheim)间，还经历过一次几乎致命的雷击。这一系列几可夺命的事件<sup>4</sup>对他战战兢兢的心理与过度紧张的神经，都是极大的压力，迫使这位未来的异教徒走上了一条在经历了这些事件后自然而然要走的道路，成就了自己独有的性情。他放弃了世俗学业，也放弃了家庭为他设计的社会前程，转而走进了爱尔福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大门。

※ ※ ※

至此，完成了第一幕。第二幕的场景要转到修道院来。

自选择成为僧侣后，路德自觉地遵守修道士清苦的生活方式，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清苦生活啊！1530至1546年间他不下二十次<sup>5</sup>痛斥那种无益的严酷：“是的，我是修道士虔敬行为的极好典范，严格遵守各种规则。我可以说，若修道士奉行这些规则就可进入天堂的话，我肯定立刻就可以进去，除非事情还要拖延一会半会：那我就会死于在斋戒节前守夜、祈祷、虔奉研究或是其他工

作。”<sup>6</sup>他在多处说过：“二十年来，我是一个虔诚的修道士，每天说了很多，为祈祷、斋戒耗尽了心力，若要继续下去的话，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他还说：“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传递给我福音，使我心神安宁，并得到启示的话，只怕我再难活过两年。我因希望逃避上苍的这种惩罚而忍受了太多的折磨……”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赎罪苦行呢？为了遵从一种荒谬且只不过是教堂告之要遵从的理念，就要经受这些苦行？他受到的全部说教——这个满怀激情的僧侣逃进修道院，以便到那里找到上帝，一个活生生的上帝，找到一个也在那里躲避堕落一代的上帝——也就是路德从所有宗教生活、教堂神父们的典籍，从一切的一切，直至教堂的艺术作品，门廊的雕刻等源泉中获得的教义。这一教义告诉路德，这个上帝是个令人敬畏、决不宽容、报复心极强的上帝。他把每个人的恶行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地记在账上，有朝一日总清算，让这些可怜虫全部偿还。这是一种凶残不过、毫无人性且令人绝望的教义。对一个极度敏感、充满温情与爱意的人来说，这种教义令人情何以堪！“我不相信这样的主。”1537年他在其著作中写道，“我想，这样的主只是个严厉、可怕的法官，只不过是在画家的笔下，站在彩虹上而已。”<sup>7</sup>1539年他又一次说：“耶稣这个名字让我心惊肉跳，我倒宁愿听到撒旦的名字。因为我相信，我只有在行善无数后，主才会对我慈悲、怜悯。”

如此，虽然他业已身入空门，去寻找宁静与拯救灵魂，但他发现的只是恐惧与怀疑。为了平息暴虐上帝加诸的天谴，路德加倍补赎，克制自己的身心，但这些都是徒劳的。他也力图多方，节制饮食、斋戒、露宿，剥夺了多少上苍给予的快乐。节食、斋戒、露宿称之为 Fasten, Wachen, Frieren, 是种可怖的三位一体，是令人丧气的合唱。而这一切却都是徒劳。经过超人苦行的严格考验，在一次次希望的曙光破灭之后，接下来的总是沉沦，可悲而令人绝望。这位来自曼斯菲尔德郁郁寡欢的年轻人，在成为奥古斯丁的修道士后，在拯救自己的灵魂中，更加加深了他的怀疑。在一个听不到心跳的基督教世界，虽教堂林立，却充斥着金钱兑换者，牧羊人虐

待牧放的羊群，信徒得不到应有的引导；它对那些苦求人生真谛，对那些要求面包，得到的却是石头的人们所承受的苦难，视若无睹。路德听到的只是自己的信徒在苦难中的啜泣。

然而，有个人来了，带有点神秘，又具有怜悯。这位 1503 年后奥古斯丁的代理主教斯道皮茨(Staupitz)博士，赢得了那个年轻人的信任，唤起了他的良知。斯道皮茨向路德讲上帝的爱、讲怜悯、讲宽恕。更有甚者，为平息路德心中无谓的愤怒，他鼓励路德身体力行。1502 年英明睿智的选帝侯<sup>①</sup>腓特烈(Frederick)在维腾贝格  
11 创办了一所大学，斯道皮茨受聘为教授。1508 年秋，他把路德请到学校，要他教授一门亚里士多德道德观的课程；同时，他告诉路德，要在神学教师们的帮助下加紧进修神学理论。虽然第二年斯道皮茨就被召回到爱尔福特，但路德还是在那里继续自己的教学与神学研究。1510 年路德获得神学学士学位，论文是评论彼得·伦巴德(Peter Lombard)。路德的教学也极为成功，忧郁症发作得越来越少。看来，他的灵魂得到了拯救。但是这出戏里，出现了个新的转折，使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

## II

1510 年末，马丁·路德弟兄到了罗马担任牧师。他满怀希望，意气奋发，以一个虔诚的信徒身份到了这基督教最大圣地——殉道者的罗马，基督教世界充满活力的心脏，所有虔诚信徒的家园，上帝代表的庄严所在。路德找到什么呢……？他找到的是博尔吉亚家族(the Borgias)的罗马，是后来成为教皇尤里乌斯(Julius)的罗马。

是时，罗马的佞臣、亡命徒、流氓恶棍、奋锐党派的牧师、没有信仰与道德的红衣主教们，都令他极为恶心。路德逃出了这令人

---

① 德国有权选举皇帝的诸侯。——中译者注

诅咒的巴比伦，带着对那个淫妇<sup>①</sup>无穷的恨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德国。他看到，基督教世界异口同声的厚颜无耻、空前活跃的欺骗在罗马明媚的阳光下极为盛行。他知道这些欺骗的根源。从 1505 年至 1510 年，在修道院他曾有机会看到基督教教义的式微。在其心灵深处，体验到经典教义的枯竭与贫乏。在 1510 年的罗马，教堂里那些原本隐藏起来的道德腐朽则暴露无遗。到 1511 年，修道院与罗马使路德成为路德宗的倡导者——新教改革要完成了。

12

※ ※ ※

然而，路德仍保持着自己的平静，作为一个有信念的本分孩子，他儿孙般的虔诚使之千方百计要掩盖自己的忤逆心理，以免暴露无遗。他一声不吭地重新过起了原来的生活，沉思、祈祷、教学，还有布道。斯道皮茨任命他为维腾贝格的奥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长，并督促他，使之在 1512 年 10 月 4 日以第十九名的成绩获得神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取得了教授席位，在接下来的差不多三十年中教授了两门课程，一门是《圣经》中的《赞美诗》(*the Psalms*, 1513—1515 始开设)，另一门是《致罗马书》(*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1515—1516 始开设)。

是时，他开始离经叛道，形成自己的神学理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何做的？历来的史学家从未因此类问题而烦心过。在库恩(Kuhn)的大作中，开头的二百页没有丝毫提及路德的宗教观在 1505 至 1507 年间的形成过程。就在捐款赦罪出现之时，其读者仍然完全忽略了使这位改革家心动不已的明确问题。库恩，还有他同代的德国史学家，满足于考据我们在上文谈到发生在 1545 年的陈年往事。作为一个半边入土的老人，斯时的路德对宗教演变的过程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在一段闻名遐迩的话中，他揭示了自己深深陷入的痛苦。他借用《致罗马书》中圣保罗的话：“*Justitia*

13

<sup>①</sup> 新教徒对罗马教皇、罗马教廷的蔑称。——中译者注

Dei revelatur in illo——也就是，在其中（在福音中）上帝的公正是显而易见的。”<sup>8</sup>

上帝的公正？对一个冷酷无情的法官毋庸置疑的公正，所有弱者或受到损害的一方决难企及。人们知道公正的极大分量，在法庭前为生命与行为欢呼。但是，这种公正就不会是一种残酷吗？不会是一种厄运，不会是上帝加诸的死亡与无穷无尽的惩罚吗？一个罪人怎样能体现自己非邪恶的一面呢？这样的一个弱者如何在无助的情况下，表现出值得称道的行为呢？甚至上帝在福音里声称“极大喜讯”时，也以天谴的正义这种可怕手段来威胁自己的子民。路德能不对它发泄内心的愤怒吗？至少，当他顿悟的时候，当这个僧侣理解了圣保罗所说，福音所示的正义是“只要他们忠诚，就能得到仁慈的上帝给予的正义”。神学的正义只是种差强人意的东西。“通过正义仁慈的主来判断我们的忠诚。照它所述：正义在于信仰。”

14

史学家没有费神去探究这些含糊的问题，也没有探究 1545 年路德年届六十时的心灵，以及这位僧侣三十岁时在虔敬上帝的精神问题上，到底是如何重生的。史学家们认同了这位改革者自己的说法：“我觉得我自己突然得到了重生，天堂之门大开，就走了进来。对我而言，整部《圣经》呈现了全新模样。”人们欢呼这种启示，在一个未来的教派茁壮萌发之时，用不着更多的心机。

※ ※ ※

确切地说，1517 年，在路德艰难地克制着自己，以免胸中如雷怒火迸发之时，发生了一桩丑闻。教皇接连施惠于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使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这个叫阿尔伯特（Albert）的男子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陆续爬上马格德堡大主教、哈尔伯斯塔特（Halberstadt）主教以及美因茨（Mainz）大主教的高位。这种胆大妄为，视名器如儿戏的可恶交易，实为对神明的亵渎。面对这种交易，面对教廷的这种认同，一小批披着教士外衣的商人很快地成为了富翁，即便犯下滔天罪孽也可用金钱抹平。至少，路德解除了多